

輯徐衷南方作物狀

石 农
声 业
汉 出
辑 版
社



辑 徐 衷 南 方 草 物 状

石声汉 辑

* * *

责任编辑 胡若予

农业出版社出版 (北京朝阳区枣营路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mm 32 开本 1.75 印张 17 千字

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40册 定价 1.90 元

ISBN 7-109-01197-6/S · 857



石声汉先生像

总目

题记	一
代序	七
目录	十一
辑徐衷南方草物状	十五
后记	四十六
校记	四十九

题记

《辑徐衷南方草物状》一卷，湘潭石声汉教授手写遗稿。先生谢世后十余载，公子定机、定栩以示于余，告以农业出版社将付影印，以永博物古籍之传，兼存先生手稿真迹，请为书其扉衣。余交石公久，睹稿思旧，凄然久之，伤公遭际「文革」，不永天年，硕果早殒，黄钟毁损。（公以一九〇七年十一月生，一九七一年六月不幸去世。）己虽乏通识，而不匿激情，徒以困于痼疾，迁延累年，值时丽日照窗，勉强秃毫，用吐块垒云尔。

秦逾五岭，汉置九真，至于吴、晋，百越之途日以通，民族之交日以密，中原士人求知新地异物之情日以亟。于是南州叙记纷然杂出，徐衷《南方草物状》一帙，盖其尤著者也。以故东魏贾君述《齐民要术》，其第十卷《五谷果蔬菜茹非中国物产者》篇中多所征引，宝重当时，信可知也。惜乎五季以后失传于世，乃有题称为晋嵇含撰之《南方草木状》布在人间。然嵇书疑窦良多，考信为难，欲究其源，则无徐衷之书不可。徐书虽亡，自《要术》而外，古类书及药志犹多采摭。沧海遗珠，铁网是赖。顾清儒之勤于辑集唐前逸书者，若历城马国翰之玉函山房，甘泉黄奭之汉学堂，各以数百种逞雄，独未及衷书。金溪王谟《汉唐地理书钞》，故以地志物记逸籍为弋缴之专业者，竟亦弗录，诚可异也。石公尝覃究贾思勰书，故能深知徐衷逸书在中古时代世界博物领域中重要地位，不能任其晦霾无闻，用是悉心钩沉，乃衷书之第一辑本也。（近年新加坡许云樵君有辑注本，刊入《东南亚研究所辑逸丛刊》中。嗣又有长春东北师范大学陈连庆君辑本，未刊。）定机家藏公所辑徐衷书手写定稿，凡十五华叶，每半幅字广二十厘米，高

二十四厘米。楷法端正瘦劲，类其形貌。（先生体躯素若竹枝挺秀。一九四三年五月，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初识先生于乐山武汉大学战时校址，伴行黄君兴宗后于一九八〇年撰回忆录，文中以「这位修长、瘦削的教授」形容先生。时先生年三十六也。）刚毅骨立，神采飞逸，亦墨宝之一绝也。卷终有小字自记曰：「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写定。」维时四凶脱鞘，乌云初盖，先生写稿，实在此际。（公手写文稿之遗存者，尚有乐府稿《荔尾词存》四卷，公去世后，长男定机以晒静电复印传之，而公介弟声淮教授为之跋。）俄顷野火蔓延，事不可问，先生如椽之笔，自此除被迫写「交代」外，更无可为矣。继而麴麴持柄，贤哲尽墨。先生以负疾之身，被投荒之灾，亡何而致癌变，遂以不治，赍其绝学，辞兹尘世，诚可痛也。

先生辑逸本，别有副稿留西北农学院（今大学）古农学研究室。公故后二岁许（一九七三年十一月）研究室以誊写版刻印之，始问于世，然流传绝稀。公挚友英国李约瑟博士闻而亟求之弗能得。一九八〇年夏，李翁研究所中农学史专家芳春女史白馥兰（Ms. Francesca Bray of 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）受遣为环中国学术访问之行，衔命求刻印本亦无成。抵沪之日，为语于余，遂举所藏唯一之册以赠。又三年（一九八三年十二月），华南农学院（今大学）秉农牧渔业部之核准，召开《南方草木状》国际学术讨论会于穗城，法兰西自然历史博物院人类植物学研究所（Laboratoire d'Ethnobotanique, Muséum D'Histoire Naturelle）梅塔椰博士（Dr. Georges Metailie）与会，珍持石公所辑衷书刻印本一册在手，谛视之，上有敝书斋印，询之果为借自李翁研究所者。因叹石公此辑稿乌可使之长此处于「半出版」之状态哉。而手写真迹之影印行世，泼墨飘香，传公英气，可资永怀者，农业出版社朱洪涛、胡若予诸君子之深谋为得算也。

辑逸之业，或贬为钞胥之伦，谓但就类书古籍条其引书，便优能为之。此大谬不然。类书故籍暨杂编之所征引，往往互有出入，非博举无遗，较其异同，判别是非，岂称能事？又多有一篇、一章之文，

此者引其片段，彼者又著其别句，遇善读者，知金瓯缀缺之术矣。更有误冠书名或失标出处，令人迷入歧径，唯熟谙古籍、洞明腠理者能调顺之。故同辑一种逸书者，视其功力，乃有上下床之别。历来论者，以铁桥（严可均）为胜于竹吾（马国翰），而筠轩（洪颐煊）之所治，又加密于严氏。然凡此在石公视之，但属常规难闕，理所当为，而为之亦若越平夷。至徐衷之书，特为一博物学科技古籍，戢理之艰，重门叠关。不恃专门之学，曷以解困理惑。观先生所辑都昆、都桶、桶子、都角子、都棉子五事，精心比绎，为之说曰：『殆可综为两物：一曰「都昆」，「昆」对转而为「棉」、「角」，音之变也；《要术》误分为二，所记生态，利用则同；《御览》「都桶」，又缘「棉」、「桶」形近而误书。一曰「桶」，《要术》引文，具见其花期迟在三月，实之利用亦有别。』先生兼精古音、训诂、校勘之方与植物生态之学，始能作此判断，进而克辨李时珍之所混淆缪讹。且徐衷既亡之书，引称情况，复杂逾恒；著者之名歧出者三（徐衷误为徐哀、徐表，又以同音作徐忠）、书名也不一致（《南方草物状》、《南方记》、《南州记》、《南海记》，更有作《南中奏》者）甚至有确为《草物状》之文而被冠以《草木状》之名者。乱麻素丝，先生覃精条理，得其头绪，劳亦甚矣。

先生辑本，间作注释。铁条「裨夷庄船载铁至扶南卖之」下云：「庄船」云者，即纳铁于舟底使重，以御风涛耳。今云「装载」者是。」「班贝赢条注曰：「班贝，谊为颁贝。原可通。然仍疑当作「斑」字。」「班贝赢·大贝条云：「大贝」以下应分条，盖古昔皆自南洋诸洲岛舶贩得之以为货贝，匪若班贝之近产交海也。」「又时出校语，如前树条「以汤滴之」，校曰：「滴」殆「澹」之误。」「马軻赢条校曰：「軻」字疑当作「珂」。」「乌文本条案云：「朱桐」疑当作「朱吾」。《后汉书·地理志》：「日南有朱吾。」「又为考异，如由梧竹条下云：「今本《竹谱》字作「由衙」，《文选·吴都赋》作「柚梧」。」「具见精到。书名不标「校注」，实同其功。

先生早岁多读古书，辞章斐然，又崇尚实学，尽文字音韵考据之能。青年攻习自然科学，留学英

伦，专治植物生理学，一九三六年获博士学位返国，执教西北农学院、同济大学、武汉大学。新华建国，再受西农之聘，遂终身焉，时西农有整理古典农书之任务，置古农学研究室，石公长才，用能展施。贾思勰书，夙称难读，先生为之今译，成书四册（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次第出版）。

先后又辑释《汜胜之书》（科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版）。校注《四民月令》（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出版）。又撰《齐民要术概论》、《汜胜之书研究》二书，皆有英文自译本（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出版）。李约瑟博士为《概论》作序焉。祖国农学优秀遗产之振兴，公居首功。六十年代初，奋其大勇，兵不解甲，毅然承担大农书徐文定撰著（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六十卷）之校注巨业。

时先生积劳，病日益甚。组织关怀，于一九六五年夏送至上海治疗，夫人、幼息伴侍，寓居在市中心区之华侨饭店。时余作于市西南，息在东北隅，每公毕归家，道经宾馆，辄趑足奉晤，挑灯夜话，平生论学之乐，此日爱益最夥。论题涉徐文定农书者多，余不揣鄙陋，敢以校图之议为请。盖治科技古籍，校文（本文）校注（原注）而外，以其多有图像，而刊、抄各本，恒有出入，导致理解不同，则校图之举，亦不容忽略。（若干年后，晤古算史大师严敦杰教授论科技古籍校理方法，严公提出更有「校算」之要求。遂成「四校」之说，余别有文探论之。）先生勉之。是时，元《东鲁王氏农书》校理任务，是我师北京农业大学王毓瑚教授承担，稟谕往还，亦商及校图诸事。洎石公西旋，三角通函，不离两农书校理之语。罡风陡起，公乃早世，《农政全书》校文增注之功幸已毕举，图则未及。王先生治《东鲁农书》图、文并取诸本异同勘定也。

大难之临，余亦罹祸，陷于图圉者九载，世事都无所闻。四凶伏罪，甫得脱灾。毓瑚师自京中缄告往事，且言石公病革之日，卧疗天津，时师亦以沉痾因病首都，咫尺之间，未能存问。乃石公不起而师得痊瘳，因云「石公硕学，宁欲以己为代」。毓翁之于石公，倾倒若此。小子奉书，悲不自胜。稟复毓师，谓假令言代，岂可以师代公？天之不仁，其不以末学无能之小子取代为可诅也。然尤不幸者，毓师

以积疾积劳，嗣亦于一九八〇年岁暮辞世而会石公于九京。明灯双暗，小子自此有踽踽冥行之感。所喜南天星耀，资为拱北，（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主任梁翁家勉，今岁八旬大庆，农史学界之泰斗也。）藉人长寿，学坛之幸，国家之福也。

公归仙后，夫人未几亦谢人世。然子女皆卓然自立，咸有建树。长公子定机为电子计算机专家，初教清华，幼息定栩，擅能英语，讲学华东师大；定机大妹定杜，为航空材料高级工程师；二妹定扶，东方锅炉厂厂校校长；三妹定朴为国家气象研究院助研；大弟定恒为无线电副总工程师；定栩其幼弟也。盖公子女六人，皆长成为国家栋梁。定栩岁前赴美深造，濒行来舍辞别，因忆公疗疾沪滨之时，栩栩娇小，绕膝旋转，此情此景，若在目前。乃信盛德之家，必有其后。公伉俪在天之灵，所能拈花含笑也。

一九八七年八月下浣 南皖胡道静叙记

代序

齐民要术卷十，迭引『南方草木状』（刘、薯、椰、槟榔、鬼目、橄榄、益智、桶、豆蔻、竹（由梧）、藤（沈藤、耽藤、筒子藤、野聚藤、椒藤）、都咸、都桶、夫编、都昆）、南方记（乙树、州树、前树、石南、国树、楮、枨）两书，皆不著撰人。传本艺文类聚，卷八四『贝』。及卷九七『蚌』，两引南方记，系名徐衷（『蚌』条作『徐衷』，太平御览卷九四一作『衷』）。卷八二『藤』、卷八七『益智子』、卷九五『果然』、『猩猩』，四引南方草木状，未著作者；卷八九『枫』，别引『南方草木状』亦无撰人。十万卷楼丛书校本北户录，卷三『红梅』，于『豆蔻』。文下有崔龟图（结衔登仕郎、非唐末人则为南宋人）引『南方草木状』，文字与要术及御览九七一引文悉同，书名仍应依要术及御览作『南方草木状』。太平御览引有『南方草木状』、『南方草木状』、『南方记』。政和证类本草（四部丛刊景印金原刻本）则草木状、南方记之外，复有『南州记』、『南海记』，溢出要术类聚所征者甚夥。御览卷首『经史图书总目』（宋庆元本廿三及廿六页），并列『徐衷南方记』及『徐衷南方草木状』，正文中『哀』仍恒作『衷』，应以作衷为是，则两书显出一人之手。证类本草卷首『所出经史方书』有『徐表南方记』，表盖衷之伪写。又有『南州记』。顾此诸名，隋唐宋经籍艺文各志，暨崇文总目，均未著录。李时珍本草总目序例上『引据古今经史百家书目中』，亦载徐表南方记，疑仅据旧遂录其名，初未见原书。

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（二十二卷本之十四），解太平御览，有云：以前代修文御览、艺文类聚，文思

博要及诸家参详条次修纂……或言国(宋)初古书多未亡，以御览所引用书名故也；其实不然，特因前诸家类书之旧尔。以三朝国史考之，馆阁及禁中书，总三万六千余卷，而御览所引书，多不见录，盖可见矣。案御览(宋本及鲍本皆然)引用书名，殆胥吏撮录排比所成，故错乱伪谬，不可究诂；中杂当时佚书，事必有之；相比类推，政和本草所著书目，容亦同出钞胥纂合。修文御览及文思博要今皆残阙，无可核对；类聚固巍然在也。以类聚仇校，则御览及政和本草所引此四书(南方草木状、南方草木状、南方记、南州记)各条，多已溢出类聚之外；『因前诸家之旧』，必不指类聚。

案御览及政和本草、本草纲目书目，皆载有本草拾遗。拾遗一书，崇文总目及宋史艺文志皆著录，是其书曾在秘府。政和本草有注文云其书乃唐开元中陈藏器所辑。遂初堂及陈振孙两书录俱不见拾遗之名，或南宋时民间早已失传。政和本草引南方草木状及南方记文，杂在卷末『藏器补』项内者居多。恒以墨盖予识之。此诸条本草总目则往往冠以『藏器曰』。又御览引南方草木状及南方记若干条，政和本草复每恒止著藏器。循是以推，御览中姜盭诸节，容实亦出自拾遗尔。政和本草南方记及草木状引文，据『海药』转引者甚多。书目有并列南海药谱及海药两书；两书皆御览书目及陈振孙书录、马端临通考所无。宋史艺文志六医书类有南海药谱一卷，无撰人；未见海药之名。则宋代确有南海药谱。李时珍总目序例上，则以为即唐李珣海药本草一书，并谓李盖肃、代时人，第不述所据。今详政和本草所引海药有拾遗云之引文，而引藏器所记，则不及海药，其书自当在玄宗之后。意者，北宋太医学及(太医)院别有书藏，医官及医学生得就之肄习，不隶崇文等阁；宋代前后各本草，盖官生在太医学太医院中编成。然政和本草书目，疏漏与御览略同；海药与南海药谱重出，事与收南方记而遗草木状相类耳。今无本草拾遗若南海药谱原书可核；韩非显学篇有戒：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；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』，则亦姑启此疑而已。

直斋书录(廿二卷本之八)，载『南方草木状一卷』，题晋襄阳太守嵇含撰。是书今有百川学海、广汉魏丛书、格致丛书、龙威秘书等版本；李时珍列入总目引据书目中，别有嵇含南方草木状，内容咸见

于今传本秘书，度即指陈录所收也。惟此一卷书，其名不见隋唐（艺）*文志及崇文总目。御览及证类本草引用书目中亦未有。（昔人已缘文中『乞力伽』条引刘涓子（刘宋时人）而启疑窦。余）*曩亦尝谓其殆后人伪托。再三审玩，断为南宋高手就岭表录异、北户录及御览各卷引文等缀辑成编，盖语句每流露南宋人习惯，决非晋代遗书也。此事会当别作析辨。今兹可审述者，则要术、类聚、御览、证类本草所引草物状等各书，皆与陈（振孙）*氏著录之草木状一卷无涉。

南方记、南州记、驯至南海记窃以为殆属同书，转写中字偶歧异。草木状则草物状传伪。见在各条，植物之外，尚有禽虫、矿石，故合称草物耳。『木』与『物』，收声虽别，下联『状』字，促言之则可缘混融而失辨，一人口述，他人笔录，遂致误伪；矧『草木』成语，通用已久；『草物』连词则殊罕遘，弥易惑乱。御览书曰，南方记与状两书，同系徐衷之名，且书名及内容有与要术错易处，则两书或原系一人之笔。《要术》除卷首『杂说』出自后人外，有无窜入文字，洵难遽必。顾贾思勰引书，体例綦严。（昔校注要术时，间见所引广雅广志书名有淆乱（种瓜第十四『冬瓜』注，养鹅鸭第五十九），小尔雅亦有一处误作尔雅（养猪第五十八），顾皆传抄之误）卷十中，南方草物状与南方记既分别标明，而此诸条又审为贾书原貌。（要术宋初始刊版，此一卷尤难保无后人掺入文字。）或则原属一书，惟贾氏所见者为不同之两本，或则两书本不相同。百川学海本刘宋戴凯之《竹谱》『箭竹』条末，本注有云，『见徐忠南中奏』。颇疑忠衷音似，徐忠即徐衷，殆东晋至刘宋初年人。尝居岭表，笔所见风土产物入笺奏，达之江表，如俞益期致韩康伯笺（笺见水经注三十六卷『温水』条，要术卷十亦有征引。）之属。后来哀集成卷，名徐衷南方奏，亦称徐衷南方记；或更刺取其中草药物名实，别为专篇曰南方草物状。唐书两志有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，御览书目则水土与异物分为两书，殆亦此类。戴所见为早日之『南方奏』；而南方记暨南方草物状云者，先后渡淮北传，贾仕元魏，于江左人物行事，未了了了，徒见两者详略互殊，故分别采摭其书，而未悟其为一人之笔耳。姑记臆度于此。

清曾钊辑异物志一卷，刊岭南遗书中，题汉南海杨孚孝元撰，然实糅杨孚、陈祔畅、乃至万震诸人之文；谭莹代伍崇曜为跋，则题举屈翁山广东文选所录陈祔畅志赞，并归之杨孚，似尤无据。鉴此覆辙，兹仅就要术、类聚、御览及政和本草四书，掇其确举为南方草物状若南方记者，合而成卷，间附他书所见，为阙为淫，祇俟通人定评。目以南方记南方草物状辑校，著其实也。

述古或有愆，不可流传；自写一通，姑当日课，为求简朴，不敢以口语行文。陶隐居『止可自怡悦』庶乎近诸？

兼缀短例，以当发凡如次：

术——齐民要术，以石校定本为据。

聚——艺文类聚，汪绍楹校本。

览——宋庆元蜀本《太平御览》。

草——金泰和张氏重刊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》。

李——清张绍棠重刊李时珍本草纲目。

注(一) 凡附有*号者，均系校者增入。

(二) 所引书名、人名，一律未加书名号和人名号

目 录

铁	十六
赤土	十六
由梧竹	十六
甘蕉	十七
豆蔻	十七
益智	十八
椰	十八
槟榔	十九
枳桐	二十
枳香	二十
枫香	二十一
栈香	二十一
降真香	二十一
青木香	二十二
薰陆	二十二

州树	三十
前树	三十
国树	三十
楮	三十一
榿	三十一
仇殿	三十一
甘薯	三十二
鬼目	三十二
都咸子	三十三
都昆	三十四
都桶	三十四
桶子	三十四
都角子	三十五
都桶子	三十六
藤	三十六
浮沈藤	三十七
耽藤	三十七
筒子藤	三十七
野聚藤	三十七
椒藤	三十八